

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

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

專責委員會:您們好!

今日傳上幾封信，並作少許說明，請多多指教!

(一)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:您好:

您今日收到此信，一定會覺得很奇怪，因為您完全不認識我，不過今日起我非常冒昧的讓你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。

為 SARS 的問題，從 3 月 28 日起給政府寫了 10 幾封信。寄給誰呢?董建華，陳馮富珍，楊永強等高官。而每封信也都寄給中央衛生部吳儀部長。那為什麼唯一不寄給您呢?是不是怕你呢?不是。我 50 年代就敢用開玩笑的口吻批評廖承志中央委員;接近我的朋友都知道 99 年 8 月，我曾經去信朱鎔基總理，但不是人人都知道內容，現在告訴你是講，神，宗教信仰，講哲學，講思維的物質性，講法輪功，等非常敏感的問題，也提到了黃與賭。總之對於高官，尤其是好官是不用怕的。愈是直接寫給頂尖的高官愈安全，我是嘗到過甜頭的。是不是不尊重你呢?那更不是。不尊敬你就不會有今天這封信。原因是什麼呢?一句話:「完全是策略考慮」。現在是不得不驚動你老人家了。(國語稱老人家，不是說你老的意思，而是一句尊敬的稱呼)，今天不想一下子讓你太辛苦看太多的東西，先寄上三篇文章三封信。因

為接下來「我已時日無多」我想把時間集中用在，運用 “醫學生物學和生物物理學”以及部份 “芳香醫療”的知識，把淨化空氣的實驗(不是試驗)整理出來。所以恕我不再把內容梳理一遍而是用顏色把重點突出便是了。以後也會如此，這樣可以節省時間，也可以表明我坦蕩蕩，沒有篤人背脊，也便於各部門之間互相溝通。您看完我這次的信，估計以您的聰明，已經猜到我接下來會做些什麼，寫些什麼。不過不要猜得太透，留一點空隙，讓我接下來可以賣賣文章。請多多指教。

X X

我想表達的中心思想是: 不是怕，不是不尊敬，給領導人提意見，提批評，正是對領導人的尊重。相反，給領導人無原則的拍馬屁，是不尊重，是污辱。

(二) 立法會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

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

專責委員會:您們好!

12月3日，醫院管理局秘書來函，告訴我立法會已成立 SARS 調查委員會，徵詢我是否願意把我給醫管局的意見書呈交貴會，我表示同意。立法會成立 SARS 調查委員會，我認為很有必要。我會繼續把我的意見呈上，以供參考，並請多多指教。我是一位醫務工作者。懂的

僅僅是醫學問題。我有一個強烈的想法“在一場對抗傳染病戰役的過程中，如果不從指導這場戰役的傳染病學，醫學生物學和生物物理學的理論入手來進行分析，就不可能找出產生問題的最重要原因。

今日第一次，先傳上三篇文章，三封信。因為“我已時日無多”，接下來我想把時間集中用在把淨化空氣的實驗整理出來。所以恕我不把時間用在把文章梳理一遍的工作，僅以顏色把重點突出便是了。今後也同樣會這樣做，請多多包涵!

XXXXXXXXXXXXXXXXXXXX

我想表達的中心思想是：“在一場對抗傳染病戰役的過程中，如果不從指導這場戰役的傳染病學，醫學生物學和生物物理學的理論入手來進行分析，就不可能找出產生問題的最重要原因。

(三) 楊建明教授伉儷:您們好!

我們相識 30 年，多謝您們一直以來都在支持我，除了介紹朋友，病人，請吃飯之外，我大大小小的演講會，你們都會盡量來聽。還記得嗎，99 年我在理工大學講學，您與光纖之父高琨教授一起出現，真是很感動。特別讓我難忘的，在當我堅持的“空氣論”，還處於絕對弱勢時，幾乎是孤軍作戰的情況下，您就邀請我到 SPACE 單獨聽我講，當時還記得您另一位同事在場，非常多謝!今日“空氣論”已經由絕對弱勢轉為絕對強勢。當 SARS 專家委員會及醫管局把他們的總

結報告寄來一份之後。我一看一切都豁然開朗。

我把最近的一些信件，文章 e-mail 給您，您是物理學家，一看就明白了。您還記得嗎？上次到 SPACE 之前，我們在電話中只講了兩分鐘，您的一句就打中要害，“飛沫一定要轉變成空氣才傳播”。而 WHO 專家們卻是“飛沫傳播絕對不是空氣傳播”。我想假如楊建明您代替他的位置，香港人就不會那麼慘了。

SARS 的問題我已經演講了好幾場，不過全部在大陸，而且規模不大，所以沒有請您們參加。我相信我除了會在大陸演講之外，我一定會在香港的講台上講 SARS，到時一定請您們光臨指教。您們是了解我的，我絕對不是爲了出風頭，而是希望爲今後對抗 SARS 及流感等傳染病作出自己的貢獻。

X X

我想表達的中心思想是：當我堅持的“空氣論”還處於絕對弱勢時，幾乎是孤軍作戰的情況下，他會聽我講，是極大的鼓勵。作爲一位物理學家，在下意識的情形之下，會講出“飛沫一定要轉變成空氣才傳播”，這就是說，這是普通常識，即 common sense。

(四)特首董建華您好！，衛生署林秉恩署長，您好！

從 2003 年 3 月 28 日給您寫第一封信開始，一共寫了十幾封，

5 月 20 日給您的信第一段是這樣寫的，「有關“非典”問題，從

3 月份至今已經給您們寫了十幾封信。目的集中到一點，就是請政府快快採取淨化空氣措施，救救香港人。.....今天是有關“非典”問題給您們的最後一封信」。

爲什麼當時是最後一封信呢?原因是最近的報章雜誌大部分都提到了空氣。今天更看到大大個“淨化空氣”、“消毒空氣”的字作標題。特別是城大研究的淨化空氣機，衛生署也派人去看；民航處長宣佈國泰、港龍航空公司已安裝“高效能過濾系統”，過濾空氣中的病毒粒子及飛沫。這是我半個月前提出的渴望。同時，紫外線、電風扇、抽氣機、空氣消毒劑、臭氧，不斷出現在各大報章、雜誌之上。加上感染人數不斷下降，我想今後就不再因“非典”問題寫信打擾您們了。」

此信上只說了其中一個原因。就是我的目的已經達到，從 3 月底一直到 5 月中旬，我像熱鍋上的螞蟻，像瘋子一樣，一直呼籲“盡快採取淨化空氣措施，救救香港人”。當各種淨化空氣的措施出現，也就是從實際上宣佈了“絕對不是空氣傳播論”的死亡。道理很簡單(a)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思想。只要淨化空氣措施普遍展開，絕對不是空氣傳播論就不能成立。根據邏輯學也好，語言學也好，不是空氣問題，你管空氣做什麼呢?因爲如果不是空氣傳播，那就用不了淨化空氣，用中國老百姓一句通俗的話說:如果不是空氣傳播，你去管它個空氣屁事。時至今日，在羅湖海關，香港官員的背後，樹立了一排大風扇。難道好像有個別大陸人以爲那是爲了節省電而用風扇代替空調嗎?第二個原因，我 60 年代造成的舊病發作了:流淚，口干，手發抖，心刺痛，心房震顫。我的體種從 140 磅下降到 133 磅。我不是搏同情，而是我需要保住這條老命。第三，保住條老命做什麼?修整以後再投入工作。那麼今天又爲什麼“出爾反爾”，爲 SARS 的問題又再給您寫信呢?答案是「樹欲靜而風不止」，「革命尙未成功，

凡我同志仍需努力」。今天這次第一封信，寄上幾篇文章，幾封信，恕我需要把時間集中在淨化空氣的實驗重新整理出來，沒有時間梳理，僅以顏色將重點突出。

XXXXXXXXXXXXXXXXXXXX

我想表達的中心思想是: 大量事實已經宣佈了 “絕對不是空氣傳播論”的死亡。因此我認為消毒工作必須把重點放在淨化空氣。

(五) 理工大學校長潘宗光教授:您好!

很久不見，甚念，首先祝您全家聖誕快樂!身體健康!

SARS 的問題出現了一個好怪的現象。就是 WHO 傳染病專家用了一個很錯的理論就是 “飛沫傳播絕對不是空氣傳播”其實飛沫傳播我早就知道它已從六個基本傳播途徑被開除出來了。但是他們偏偏拿出來用，同時空氣傳播應該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主要的傳播途徑。只有一點可以影響到基本的六個傳播途徑，就是納米現象，或者稱為納米方式傳播，但是事實證明不是。因此這大半年來我一直批評 WHO 這種錯誤的觀點，害人不淺。現在我寄一些信件和文章，請你多多指教!我現在面對一個很為難的處境，因為大陸很多學者專家接受我的理論，而香港還未接受。這就有可能我在大陸的學術講台批評香港的錯誤!我是香港人，我覺得很無奈。

因為材料很多，除了此信請你看你的 E-mail.

XXXXXXXXXXXXXXXXXXXX

我想表達的中心思想是: 我正在香港逐步開闢更多的基地，喚起更多

的學者，關心並討論這個問題。這方法我在大陸試驗過，說明很有效。到目前為止只要沒有證據顯示 SARS 是納米方式傳播，傳染病學的六個基本的傳播途徑就沒有被動搖。“空氣傳播途徑”不僅是如我 3 月 31 日給政府的信中提出非典的傳播途徑是空氣，而且還是主要的。哲學術語稱為主要矛盾。

李文華 12 月 29